

特色崇明

□ 兑面

棉花萁烧火蒸一笼糕

我总以为现在的糕没以前的好吃了。

城桥镇上有许多点心店,平时多蒸糕,逢年过节,更是蒸糕。蒸的这个崇明糕,早已名声远扬,光是那压得死人的大大的一笼,几十斤的分量,就足以让外地人充满了好奇。仿佛崇明这个地方还依然保持了过去年代的生活方式,野性、蛮荒,刀耕火种,吃起东西来大刀阔斧、翻江倒海。因了这个崇明糕的名声,各家商户的生意都做得风生水起。

但我总觉得几十年前崇明糕的那种滋味没有了。有人向我介绍城里做得最好的点心店,尝了,也不过如此。

崇明人蒸糕,这个历史有了多少年?有了崇明才有崇明糕?还是这种蒸法只是崇明人的祖先从别处带进来

的?不知道。我只知道打记事起,临近过年家里都蒸糕。四邻八舍的人家也都蒸糕。再穷的人家,至少也要蒸一笼糕。蒸糕是迎新年的一个隆重的仪式。蒸糕还是个技术活,大人蒸糕,怕蒸不熟,不让家里的女孩子看,打发她们到外面玩去了;男孩子待遇好,可以围着灶台看看,不可说话,更不可说瞎话。蒸糕这个仪式还有其神秘性。

蒸糕大多用棉花萁烧火。

作家汪曾祺有篇散文《草巷口》,对柴和草分得很清楚,柴就是柴,草就是草,平时多烧草。崇明人好像不这么分,崇明人分硬柴和软柴。麦秆、稻秆,是软柴;豆萁、棉花萁,是硬柴。“萁”字从草,应该也属草类,但棉花萁已接近木质。秋天,拾完最后一茬棉花,收尾了,有一项工作是拔棉花萁。

将拔好的棉花萁在地头晒干,然后扎捆收起来,仔仔细细地放到柴屋里,平时不舍得烧,派什么用?过年蒸糕用。一年到头,蒸糕这件事,是大事。

腊月二十以后,家家户户碾米,打粉,买糖、核桃、枣子——这些都是蒸糕的辅料。只要哪天有空——人有空或邻居人家的蒸笼有空了(不是所有人家都有蒸笼),就蒸糕。一家人围着灶头,烧火的烧火,上灶的上灶。直到热气弥漫了整个屋子,糕熟了。家里最强壮的劳动力负责把一笼蒸熟的糕从锅上撮下来,这时候在外面等待已久的孩子们蜂拥而进,一家人所有的手,三双、四双、五双……在糕面上集会,按压热气腾腾的糕,压得越实,糕越糯。平时再严厉的父亲也笑眯眯的,一任孩子们手忙脚乱。

等到全家人坐下来吃糕的时候,灶膛里的火星还在亮地亮地闪耀。高兴了,埋一个土豆或者山芋在里面。几张脸凑在灶膛口,被通红的火星映着。这是棉花萁燃烧后留下的余热。过一阵,土豆、山芋煨熟了。

崇明人曾经大量种植棉花。农人眼里,棉花是世上最好看、最温暖的花。棉花萁,是棉花贡献完自己的一生后留下的最后的风光。叶子落光了,铅华褪尽,只留下与深秋最和谐的颜色,萧瑟灰暗,却隐藏了最热的心肠。明天,它们将赴汤蹈火。

我好像明白了,现在点心店里的崇明糕,是用煤气蒸出来的,有煤气的俗味。而且,为了迎合现代人的胃口,做得小了,摆出过分谦虚的姿态。过去的崇明糕,不但大,还包裹了乡土的味道,炊烟的味道,和新年到来时的一往情深。吃着它,是对往昔的深情回忆。

棉花萁不容易点燃,非得用麦秆秆做引子才可。一旦点燃,它便尽心尽力地为你燃烧。

通红的火焰,如今想来,依然令人温暖。

现在的崇明,已经少有人家种棉花了。即使种植,也是小小的一块,种在零星的土地上。

种点棉花也蛮好,可以成为风景。棉花萁蒸的糕,大多数人没吃过,不妨尝尝。



吃扛聚之生命力

□ 北风

吃扛聚,也可以写成“吃扛醪”。“醪”和“聚”同音,“醪”古人解释为“合钱饮酒”,我说也就是“聚钱饮酒”。崇明人所说的吃扛聚,“扛”表示共同负担,“聚”表示共同聚集,“吃”指喝酒、吃羊肉等。吃扛聚如果写成“吃扛醪”,由于“醪”字的形状和含义的帮助,似乎“合钱饮酒”的意味更加明确,但是毕竟“醪”字有些生冷,所以就选没有吃扛聚的写法来得实惠了。

吃扛聚,是我们崇明的一个文化现象。乡间几个平时走得拢的人,觉得肚子里有些干瘪了,想杀一个馒头了,就出去转悠着寻一头长得结实的羊合买下来,或者干脆去干了一条小沟竭泽而渔,然后找一户人家在那里自己杀羊或拣鱼又自己烹饪。吃扛聚用的酒,自然是崇明老白酒,一大坛扛了搁在桌边。老酒倒在海大碗里喝,羊肉或鱼盛在洗脸盆里吃,一桌子的人老酒足饭菜饱以后,费用平均摊派并且当场付清,然后各自抹抹嘴巴、拍拍屁股走路,谁也不欠谁的,吃得开开心心又轻轻松松。

吃扛聚的费用结算方法,就是现今流行的“AA制”。这也表明,我们崇明人的某些做法,很早就有些洋派了。而正是这样的彼此牵挂指数为零的结算方式,使得吃扛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,成为崇明饮食文化中一个流传至今的现象。透视吃扛聚这样的文化景观,我们看到了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某些办法,其核心就是相互之间的联系一定要去除纠缠而选择干脆,一定要去除繁琐而选择简洁。

凡明快的做法,都不拖泥带水,不一团和气,让人觉得爽。

周海洋 油画作品《水泥厂的秋天》



心灵驿站

□ 郭树清

劳心共济旗杆宅

迎着冬日的暖阳,来到向往已久的旗杆宅故里。附近民居十分整齐,那条弯曲狭窄的砂锅港,河水清清、流水潺潺,偶见游鱼嬉戏、野鸟振翅。

旗杆宅(当地称“老旗杆”),充满历史文化的沉淀。位于崇明堡镇南海村,砂锅港西。宅前有旗杆一对,因而得名。更令人称道的是宅主张氏家族“劳心共济”的精神境界。

张圣授(1652-1717),字受一,号慎斋,秀才,“高材积学”。筑“小隐”书斋,亲自教育子女,培养成才。康熙四十八年(1709)岛上遭受潮灾,他尽力赈济,苏州知府陈鹏年赠予“劳心共济”匾额。康熙五十五年,知县史弘坦推荐其为乡宾,赠予“敦伦睦里”匾额。

张济(1691-1756)字士阶,号介夫,张圣授之子,在父亲的教育培养下,年轻时即在黄序中著称,营建别墅于苏州葑村,文章更加老到。雍正十年(1732)中顺天举人。乾隆二年(1737)考取内阁中书,任协办侍读。大学士史贻直、刑部侍郎励宗万都为他向上推荐。后因病告归,在南堡镇辟新宅,又在南堡镇东“仙鹤脚”(相传五亩米行镇西南有仙鹤沟,两只仙鹤脚在南堡镇东)筑“东皋书屋”,叠石种树,面势轩豁,浏览往返于三宅(三宅指堡镇南海村老宅,堡镇棉纺厂附近和堡镇纱厂东仙鹤脚两处新宅)之间。县内有事,往往咨询他。乾隆二十年(1755)岛上遭受严重灾荒,他在八墩设一粥厂,自冬迄春,救济灾民,共渡难关。

张附凤,字汇是羽,号栖岩,张济之子,崇明堡镇(今堡镇光明桥)人。子承父业,自幼刻苦勤学,乾隆十七年(1752)中顺天举人,历任内閣中书,起居注协办侍读、代理云南永昌知府。

乾隆五十二年(1787)为崇明北堡镇沈伯英宅墙门题书“肯堂肯构”今存。

张起凤,字鹄臣,号东皋,张济之子,清崇明堡镇鹤溪(今堡镇堡港村)人。国学生,当年家乡遭受水灾,危难之时,曾慷慨解囊,捐钱千万,尽力赈济,救活灾民无数。他还擅长书法,喜爱吟诗,著有《品芳斋集》。

张圣教(1666.5.11-1714.7.28),字定符,号敬斋,张圣授之弟,崇明堡镇五亩(今堡镇南海村)人。康熙四十一年(1702)中举人,后又考取内閣中书。谱称“三试礼闈,得而复失”。

张氏后裔张天翼(1896-1955),名体元,乳名孟全,董松岚弟子,名中医张暖村嫡孙,崇明堡镇鹤溪人。性慧强记,性情耿介。师范毕业后,任教震东小学,兼阅医书,大有长进。因诊务日忙,于是弃教就医,中年以后,信誉鹊起,任大通纱厂中医,设门诊于南堡镇张氏新宅,求诊者不远数十里而来,成为家喻户晓的当地名医,号称“张一广”(崇明方言中“广”含意“摸”,指帮人搭脉,经其一摸,手到病除)。所著《觉庐医话》,王穆清作序,书未印行。另著《齿龈证治》一书,1932年8月上海国医书局印行,列入“国医小丛书之三十七”。暇则挥毫画兰竹,寥寥几笔,别具风格。1954年,漫游北京,归后不久,病故于家。

当地上了年纪的人都清楚地记得,旧时的旗杆宅,每逢新春佳节,都要进行升旗仪式,并插彩旗,几十根旗杆高耸挺立,几十面彩旗迎风招展,从旗杆宅一直竖立到宅南面的江岸边。附近百姓齐聚,场面十分壮观。

近日,经走访原居住于旗杆宅的张氏宗人张廷之(第六代)、张国横(第七代)回忆,旧时的旗杆宅为江南水乡浓

顿,妈妈知道后又把我们兄妹俩打了一顿,从此我们不敢再干坏事。

除了这些童年糗事,那时候快乐时光还是很多的。满足味蕾的过年且不说,正月十五闹元宵就够我们快乐好一阵子。我爸爸的小叔叔(我们的小公公),一般从年初六开始替我们做灯笼了,他通常在年底就准备好了做灯笼的材料,芦头、竹片、纸张、浆糊、小蜡烛……正月十五的早上,我们早早地涌入他的屋子,屋子下面的横梁上挂满了六角灯笼、兔子灯笼,还有漂亮的船灯笼。小公公每年只扎一只船灯笼,我们这群孩子中,读书最好的才能拿到。父母在内蒙古包头支边的婧婧考试一直得第一,船灯非婧婧莫属。所以,我们只能在六角灯笼和兔子灯笼中选择,六角灯笼是提的,兔子灯笼有四个木轮子,可以拖着在地上走。早些年,兔子灯笼一直被长得高大的哥哥们抢去。我们只能提剩下的六角灯笼。

后来他们竟然不喜欢灯笼了,他们更喜欢甩火球,火球桶都是他们自己做的。他们通常用一个小油漆桶,先在小铁桶的沿口打两个对称的小洞,系上一根细麻绳,然后在小铁桶四周戳上好多洞,桶里放入木柴,洒上火油,入夜的时候,在空旷的地里点燃,把细麻绳紧紧绕在手上,在空中不停甩动,口中唱着:连财,连财,大家发财。火球铁桶在他们的甩动下,火火生风,照亮了大地,染红了小伙伴们的笑脸。在春寒料峭、乍暖还寒的正月十五夜晚,灯笼和火球桶交相辉映,喊声和笑声此起彼伏,这样的夜晚令人难以忘怀。

光阴荏苒,一晃几十年过去了,往事如影随形。每当偶遇儿时的伙伴,除了寒暄,就是回忆那些有趣的童年往事。



黄凯 油画作品《巷》

笔走心缘

童年趣事

□ 陆冬梅

打开记忆的相册,回忆儿时的那一次次尴尬的、快乐的事,就都浮现在了眼前。

小时候,我家孩子多,条件差,饭常常吃不饱,水果更是稀罕品。每到夏天,有生番茄、小毛桃、酸葡萄吃就已经很开心了。我们西宅的龚家大厅后有一棵又高又大的桃树,夏天结满了果实,又大又红的桃子长得比年画上的寿桃,看得小伙伴们口水直流,朝思夜想几个解解馋。

有一天傍晚,我偷听到小强、阿三还有我小哥他们合谋晚上去龚家宅偷桃子。我那时候虽然只有4岁,听到他们的秘密后就一直关注着。夜幕降临,他们行动了,我悄悄地尾随在他们后面。他们爬在树上采,我就在树下捡,一会儿捡了好几只大桃子,正当小强他们采得高兴的时候,龚家大厅的后门突然打开,龚家三兄弟一起大喊“捉贼,捉贼……”,边喊边追了过来。小强他们听到喊声跳下桃树,一溜烟逃走了,只剩下呆若木鸡的我捧着捡来的大桃子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。龚家兄弟一见我便收住了脚步,当然,是谁在这闷热的夏夜采他们家的桃子也就不言而喻了。由于龚家和我们家族是老亲关系,龚家老大见我幼小,怕吓着我,便抱起我,把我送回了家。我又当着父母、邻居、龚家老大的面,把当晚采桃子的人一一供了出来,包括上周提议偷龚家桃子的龙龙。第二天受了父母责罚的小强他们,把我臭骂了一顿,还扬言要打我。从此以后,他们再也不要我跟他们玩了。

10岁那年,大队在我家东边的河沟放养了很多鱼苗。夏天的早晨,经常会看到鱼儿成群游弋在水草边、芦苇中,有时还“扑通”跃出水面。暑假的某一天,15岁的龙龙和我12岁的小哥买了张丝网,去河沟里网鱼。龙龙在河沟的两边布置丝网,我小哥用长竹竿用力拍打水面,把鱼儿赶往丝网的方向,他们让我负责望风。龙龙和我小哥的默契配合看得我忘乎所以,完全忘了自己的职责。等网拉上来时,村长已站在我们身后。村长说:“这一网就网了7条鱼,大家都像你们这样,过年生产队哪里还有鱼分啊?”当着村长的面,龙龙红着脸不得不把卡在丝网上的7条扁鱼重新放回河沟里。我和我小哥站在河沟边尴尬万分。回家路上,我又被他们臭骂了一

郁传统建筑风格。坐北朝南的两个砖木结构,三进二庭院的鸳鸯宅,白色粉墙面,硬山顶小青瓦屋面,木门窗,木立柱,前有双墙门(即里外墙门),人内分别有两个院子连接前厅、中厅和后厅,两侧为厢房,中厅正屋为七路头拔廊,厢房为五路头。此外,旗杆宅的四周环绕护宅沟,曾听长辈们说,旧时宅前的道路两旁种有数十棵法国梧桐树,浓荫匝地,十分高大。宦官富商来宅时,马匹就拴在这梧桐树下。宅院外西侧有一口古井,上端所置护井围栏为玉石材料,直到上世纪60年代初被毁。那块“劳心共济”的匾额也在那个年代被当作它用而流失。以及几十棵法国梧桐树也早已被全部砍掉。

如今的旗杆宅已物非人非,让人有种说不出的失落和伤感。该宅院自上世纪80年代起,几经搬迁和拆除,至90年代初已被全部拆掉,现被一幢幢别致的农家小楼所替代。唯有那条旗杆宅前的砂锅港依旧清澈神秘,还有那旗杆宅的地名和“劳心共济”的动人故事依然流芳人间。

走进这片充满人文气息的旗杆宅故里,寻访旧事物、旧时光的点点滴滴。身临其境,真切地感受那逝去的岁月,先辈们“勤奋好学、立志成才”和“劳心共济”的精神。眼前的旗杆宅故里别有一番风采神韵,尽绽一派美好风光,给人留下无限遐想……

旗杆宅,一个关于文化,关于优雅的梦想,在延续,在传承,在掀开新的篇章,谱写新的辉煌。